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12-21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65

Hans汉斯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解读

陆元菲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0日

摘　要

亲属称谓不仅是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一个民族家庭伦理、宗族观念和社会关系认知的重要窗口。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在不同辈分之间呈现出“纵向等级严格、横向关系简化”的总体特征，父系与母系的区分并非整齐划一而是随着辈分高低呈现出动态变化，性别标记的使用主要受交际区分需求驱动，干亲称谓的代际差异则可能反映了拟制血缘观念的当代变迁，本文旨在本文以Kroeber亲属称谓六项语义特征为基本分析参数，借鉴Murdock亲属称谓类型学和Greenberg标记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亲属称谓这一语言窗口，揭示广南北部壮语称谓系统与文化观念之间的深层对应关系，为广南北部壮语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分析个案。

关键词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文化语言学，类型学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Kinship Terms in Northern Guangnan Zhuang

Yuanfei L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September 2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9,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0, 2026

Abstract

Kinship term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anguage system but also a significant window through which a people’s family ethics, clan concepts,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can be observed. The kinship term system of Northern Guangnan Zhuang displays an overall feature of “strict vertical hierarchy and simplified horizontal relations”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文章引用: 陆元菲.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解读[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12-218.
DOI: 10.12677/ml.2026.14111065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aternal and maternal lines is not uniform but rather shows dynamic variation with generational level. The use of gender markers is primarily driven by communicative differentiation needs, whil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fictive kinship terms reflect contemporary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ritualized blood ties. Drawing on Kroeber's six semantic features of kinship terms as basic analytical parameters, and incorpo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Murdock's typology of kinship systems and Greenberg's mark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rough the window of kinship terms, the deep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kinship term system and cultural concepts in Northern Guangnan Zhuang, thereby providing a focused case study for the 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 of Northern Guangnan Zhuang.

Keywords

Northern Guangnan Zhuang, Kinship Terms, Cultural Linguistics, Typ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亲属称谓是因血缘和婚姻关系而形成的称谓系统，是语言基本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南北部壮语属壮语北部方言桂边土语区，分布在云南省东南部广南县北部，当地壮族长期处于汉壮双语环境中。亲属称谓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文化现象。它既承载着一个民族对亲属关系的分类方式，也映射着该民族的家庭伦理观念、婚姻制度、宗族结构以及性别权力格局。在亲属称谓研究的理论传统中，Kroeber (1909)提出的六项语义特征——辈分(Generation)、性别(Gender)、直系/旁系(Lineality)、联结亲属性别(GCR)、年长/年幼(Seniority)和说话人性别(Speaker Gender)——为跨语言比较亲属称谓系统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Murdock (1949)将亲属称谓系统归为夏威夷型、爱斯基摩型、易洛魁型、奥马哈型、克劳型和苏丹型六种组织类型，成为亲属称谓类型学的经典范式。然而，正如后续研究所指出的，这些经典框架主要基于对亲属称谓结构的形式分类，对语义特征在不同语言中的编码方式及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仍有待更细致的个案验证。Greenberg (1990)将标记理论引入亲属称谓研究，提出无标记范畴与有标记范畴的分布反映了交际中的认知省力原则和社会区分需求。Passmore 和 Jordan (2020)运用现代比较方法对 176 个社会的亲属称谓系统进行大规模检验，发现亲属称谓的演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普遍模式，而是垂直追踪语言谱系，现有的人类学共演化理论仅获得零散支持[1]。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对具体语言亲属称谓系统的文化解读，需要结合该语言的历史谱系和特定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个案分析，而非简单套用普遍演化模型。这些理论进展为从文化语言学角度深入解读具体语言的称谓系统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在壮语亲属称谓研究方面，李锦芳(2001)分析了壮语汉借词的词义变异[2]，郑贻青(1994)对靖西壮语亲属称谓进行了专门探究[3]。在方言个案研究方面，滕济民、唐七元(2021)对南宁百济壮语亲属称谓词进行了义素分析和语义演变考察，揭示了壮语与平话接触背景下称谓词语的更替机制[4]；西林壮语亲属称谓的研究则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视角，探讨了称谓系统与家庭结构、婚姻制度的关联[5]；武鸣壮语亲属称谓的系统研究关注其结构特征、语义特征和语用特点[6]；吕嵩崧(2017)则从语序角度考察了壮语德靖土语亲属称谓名词与表排行语词的组合规律，揭示了接触层次与语序的关系[7]。在比较研究方面，有学者运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方法对壮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探索壮、泰两族曾经经历的婚姻

形态及其演变[8]；壮语方言亲属称谓的历时比较研究则指出，汉语借词在壮语亲属称谓中的分布具有方向性，集中出现在父系称谓中，并预测辈分不分性别的特征将趋于消失[9]；壮、傣语亲属称谓词的比较研究则从壮傣两族分离后的不同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影响入手，探讨了称谓词异同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10]。

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结构描写和借词识别或方言间比较，从类型学和文化语言学角度对称谓系统进行系统解读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以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网(https://dict.ynmyw.cn)收录的壮语词汇数据为主要语料来源[11]，以 Kroeber 六项语义特征为基本分析参数，借鉴 Murdock 类型学和 Greenberg 标记理论的分析视角，在梳理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基本面貌的基础上，从辈分体系、父系母系区分、性别标记、干亲称谓四个维度，分析该称谓系统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考察称谓系统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

2.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概况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覆盖面较广，从高祖辈到曾孙辈上下共八辈。从现有语料来看，辈分分布中父辈和己辈的称谓数量最多、区分最细，高祖辈和曾孙辈最少。整体上看，称谓系统在纵向世代上保持了较高的完整性，不同辈分的称谓在构词方式上存在差异，高祖辈、曾孙辈以及祖辈称谓以单音节单纯词为主，子辈和孙辈称谓则多采用“辈分通称加性别标记”的复合结构，父辈称谓则是单纯词与合成词并存且合成词类型最为丰富。

从词汇来源来看，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中既有壮语固有词，如 yeh (祖父)、naiz (祖母)、meh (母亲)、log (儿女)、lan (孙辈)、nuangx (弟或妹)等，也有一定数量的汉语借词，如 gungz (外公)、poh (外婆)、goaz (哥)、jex (姐)、jiuq (舅)、nyangz (嬢)、cuh (叔)，这几个亲属称谓词音和义都与汉语一致，极有可能是汉语借词。夏润泽(2022)对南方汉语与壮侗语亲属称谓词系统接触演变的研究表明，壮侗语亲属称谓词的调整以“分担式借贷”为主要方式，借贷的主要动因是填补结构和语义缺位，而非单纯的词汇替换[12]。

从构词方式来看，该系统的合成词以偏正式复合为主，附加式和重叠式极少甚至不存在，其中“辈分通称加性别标记”(如 log + zaiz 构成 logzaiz 儿子)和“亲属称谓加修饰成分”(如 dez + laeng 构成 dez laeng 继父)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复合模式。

从面称与背称的差异来看，广南壮语亲属称谓的使用与壮族传统的双名制密切相关。壮族人一出生就会取一个壮语名字(即小名)，在与本族人日常交流时均使用壮语名字；大名则是汉语名字，用于工作、社交等正式场合。在亲属称谓的使用中，面称时通常只使用称谓词，不直接称呼对方的壮语名字，以示尊重，如称呼父亲只用 dez，称呼哥哥只用 goaz。背称时则采用“称谓词 + 壮语名字”的方式，如 goaz + 名字，用以明确所指的具体对象。面称省略名字、背称附加名字的语用分工，既体现了称谓在当面称呼中的尊重功能，也解决了背称时需要区分多个同辈亲属的交际需求。

3. 称谓系统反映的文化观念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在辈分体系、父系母系区分、性别标记分布、干亲称谓等方面呈现出规律性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从不同侧面折射了壮族的家庭伦理、宗族观念和社会关系认知。

3.1. 辈分体系的完整性与宗族等级观念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从高祖到曾孙共八辈，每一辈均有专门的称谓词(或通称)，中间无断层。高祖辈的 sux、曾祖辈以 sux 为通称并附加性别标记、祖辈的 yeh、naiz、gungz、poh、父辈各类称谓、己辈 goaz、jex、nuangx、子辈以 log 为词根派生各类称谓、孙辈以 lan 为词根派生各类称谓、曾孙辈 laenj，这

八个世代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纵向称谓链条。与藏缅语族中许多民族亲属称谓最高只到曾祖一级的情况相比，广南北部壮语保留高祖一级显得较为完整[13]。

这一特征可能反映了壮族宗族观念的三个层面。其一，祖先崇拜的延续性。每一代祖先都必须在语言中有明确的指称方式，宗族链条不容断裂，这与中国南方民族普遍存在的祖先崇拜传统相吻合。其二，血脉延续的完整性。称谓系统覆盖的世代越多，说明该民族对纵向血缘关系的追溯越重视，八辈称谓的存在意味着壮族在传统社会中至少需要确认上下八代以内的亲属关系。其三，等级秩序的语言编码。不同辈分使用完全不同的称谓词(如父辈用 dez、meh，子辈用 log，孙辈用 lan)，称谓本身即成为辈分身份的标识符，说话人一开口即表明了自己在宗族中的位置。这种“称谓即等级”的模式，或可视为宗法社会结构在语言中的一种投射。

此外，从构词方式来看，曾孙辈 laenj 为单音节单纯词，祖辈以单纯词为主，子辈和孙辈则较多使用偏正式复合词，这说明辈分越高或越低(处于称谓系统两端)、使用频率越低的称谓，其形式越简单固化；子辈和孙辈因需要在通称基础上进一步区分性别，才发展出了复合结构。但高祖辈是一个例外，虽然使用频率极低，但由于存在区分性别的需要，也发展出了复合形式(如高 sux zaiz、高 sux nyingz 等)。构词方式上的这一分布特征也印证了辈分体系内部的层级差异性。

3.2. 父系与母系的区分模式及其历史层次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中，不同辈分对父系与母系的区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祖辈明确区分父系与母系。父系祖辈为 yeh (祖父)和 naiz (祖母)，母系祖辈为 gungz (外祖父)和 poh (外祖母)。两套称谓使用完全不同的词根，语音形式无任何交叉。

曾祖辈同样明确区分父系与母系。父系曾祖辈为 sux yeh (曾祖父)和 sux naiz (曾祖母)，以 sux 为通称并附加性别标记 yeh/naiz；母系曾祖辈为太 gungz (外曾祖父/太公)和太 poh (外曾祖母/太婆)，采用辈分标记“太”加母系祖辈词根的方式构成。高祖辈亦区分父系与母系。父系高祖辈为高 sux zaiz (高祖男)和高 sux nyingz (高祖女)，在曾祖辈父系称谓的基础上叠加辈分标记“高”和性别标记；母系高祖辈为“太祖男”和“太祖女”，采用“太祖”加性别标记的方式构成。可见，从祖辈到高祖辈，父系和母系的称谓形式在语音上完全独立，各成系统，互不混淆。

父辈同样在语言形式上明确区分父系与母系。父系旁系有伯父 daqdez、叔父 cuh、姑妈 goazmaz、姑姑 nyangz；母系旁系有舅爹 jiuq dez、舅舅 jiuq、大姨 daiq、小姨 nyangz。父系和母系各有专属称谓，语音形式不同，使用中不发生混淆。

己辈的称谓形式则完全不同。“goaz”(哥/姐夫/堂哥/表哥等)、“jex”(姐/堂姐/表姐等)、“nuangx”(弟/妹/堂弟妹/表弟妹等)统称同辈亲属，语言形式上不区分父系与母系的来源。在需要明确说明对方具体是谁时，壮语使用者会通过补充说明来表达，比如“是舅舅家的”或“是伯父家的”，即以描述性短语解释具体亲属来源。受汉语影响，有时也会直接使用“堂哥”“表哥”等汉语借词进行补充说明。但这些均属于交际中的补充说明层面，而非壮语固有称谓系统的组成部分。子辈和孙辈同样不区分父系与母系。lan zaiz 兼指孙子和外孙，lan nyingz 兼指孙女和外孙女，父系母系界限在称谓中完全消失。

这一“两头合、中间分”的格局，与壮语方言亲属称谓历时比较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借词分布集中于父系称谓”“辈分不分性别的特征趋于消失”等趋势存在可比较之处[9]；西林壮语亲属称谓研究也记录了该方言中父系与母系称谓的区分程度存在类似的不均衡现象[7]。对于这一格局的成因，我们提出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祖辈以上和父辈处于宗族结构的核心层级，称谓可能因宗族身份和权利义务关系的交际需要而发展出了精确的区分形式；己辈、子辈和孙辈则处于家庭内部圈层，日常交际中无需通过称谓来标记其父系或母系来源，因而称谓形式趋于统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假说的验证有赖于对广南北

部壮族宗族制度、婚姻形态和居住模式的进一步田野调查，以及与其他壮语方言及台语支亲缘语言(如泰语、布依语)亲属称谓系统的系统比较。

3.3. 纵向与横向的区分逻辑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呈现出“纵向严格、横向宽松”的总体特征。纵向方面，辈分之间的界限极为严格。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八个辈分各有专属称谓，绝不允许混用或借用。一个人绝不能用称呼父亲的方式来称呼儿子，也不能用称呼孙子的话语来称呼祖父，辈分秩序是不可逾越的语言红线。这种严格性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伦理观念高度一致。

横向方面，同辈内部的区分则极为宽松。己辈中，goaz 统括了亲哥哥、堂哥、表哥、姐夫、妻兄、干哥等所有年长同辈男性亲属；jex 统括了亲姐姐、堂姐、表姐、妻姐、干姐等所有年长同辈女性亲属；nuangx 统括了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表弟、表妹、干弟、干妹等所有年幼同辈亲属。父系与母系的界限在同辈称谓中完全消失，年龄长幼的区分也仅限于“年长”与“年幼”两个大类。从构词方式来看，己辈中绝大多数称谓为单纯词，合成词极少(仅 nuangxkoi 妹夫一例)，单纯词的高比例与语义的高覆盖度形成了互文关系，形式越简单，语义覆盖越广。

纵向严格与横向宽松并存的格局，可能揭示了壮族亲属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辈分秩序是宗族结构的基本框架，不可动摇；同辈内部则是“一家人”的平等关系，无需精细区分。这种区分方式与汉族亲属称谓系统形成了鲜明对照。汉族传统称谓中同辈内部要严格区分堂表、亲疏、长幼(如堂兄、表兄、姐夫、妹夫各有专名)，而壮语则更强调辈分的等级秩序。不同的区分重点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汉族更重视宗族内部的身份差异和亲疏远近，壮族更重视辈分等级的不可逾越。

3.4. 性别标记的分布规律与交际驱动

性别标记在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说明了其使用主要受交际区分需求的驱动。

子辈和孙辈在日常交际中以统称“log”(儿女)和“lan”(孙辈)为主，性别标记的使用视交际需要而定。当需要明确区分具体对象时(如“是我的儿子还是女儿”“这个是孙子还是孙女”)，才附加“zaiz”(男)或“nyingz”(女)，构成“logzaiz/lognyingz”和“lan zaiz/lan nyingz”。也就是说，性别标记在这些称谓中属于可选的区分手段，而非必须标注的强制性成分。性别标记的分布呈现出一个梯级，子辈和孙辈以统称为主、需要时加性别标记；曾祖辈“sux”同样以统称为主、可附加性别标记“yeh/naiz/zaiz/nyingz”，但附加的性别标记形式比子辈孙辈更为多样(可用不同词根的 yeh/naiz，也可用 zaiz/nyingz)；祖辈和己辈则完全不使用“统称 + 性别标记”的模式，祖辈通过不同词根(yeh/naiz/gungz/poh)直接区分性别，己辈则完全不做性别区分(nuangx 统称弟弟妹妹)。这种分布的差异说明，性别标记在称谓系统中的地位并不是统一固定的，而是在不同辈分中根据实际交际需要呈现出不同的使用方式：越是需要精确区分对象身份的辈分，性别标记的使用就越系统化；越是不需要精确区分的辈分，性别标记的使用就越松散甚至消失。

祖辈则不依赖性别标记来区分男女。“yeh”和“naiz”、“gungz”和“poh”是四个完全不同的词根，并非同一词根加性别标记派生而来。祖辈称谓的性别区分是通过“异根”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词根加标记”的派生方式。这说明祖辈称谓形成较早，其性别区分方式属于更为古老的词汇层面区分。己辈中，“nuangx”统称弟弟和妹妹，同样不区分性别。己辈不区分性别的原因是交际中通常不需要通过称谓来区分弟妹的性别，在当面称呼或提及弟妹时，语境本身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区分线索。曾祖辈则处于中间状态，“sux”可以作为通称不加区分地使用，也可以附加性别标记“sux yeh/sux naiz”来明确区

分，但这种区分并非强制性的，sux 本身作为通称已可覆盖整个曾祖辈。性别标记的不均衡分布说明，其使用与否与“是否需要通过称谓来明确区分对方身份”的交际需求直接相关，而非单纯的性别观念表达。这一分布特征与亲属称谓类型学中关于“认知省力与交际信息量之间平衡”的分析思路相吻合，无标记的统称形式以最低的认知成本覆盖高频交际场景，有标记的区分形式则仅在需要精确指称时启用[12]。

3.5. 干亲称谓与拟制血缘观念的变迁

干亲称谓在广南北部壮语中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这一差异或可作为观察拟制血缘观念当代变迁的一个语言窗口。

中老年层中，干亲称谓与血亲称谓完全同形，干爹与亲生父亲均称“dez”，干妈与亲生母亲均称“mez”，干哥与亲哥均称“goaz”。面称时不需要附加标记，只有在需要明确强调干亲关系的背称场合才会在称谓前加上表示“干”义的壮语成分。这一做法的文化逻辑可能是，一旦认了干亲，对方即被视为真正的亲人，与血亲在称呼上不做区分。“认了就是亲”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整合，拟制血缘被完全纳入血缘称谓系统之中，不在语言形式上区分两者。

年轻一代(00 后及更年轻群体)则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无论面称还是背称，干爹均用/kan^{55} tiɛ^{55}/，干妈用/kan^{55} ma^{55}/，形成了与血亲称谓“dez”“meh”完全不同的独立形式。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汉语借词替换了壮语固有词”，而可能反映了部分年轻使用者对“干亲”这一关系类型的认知与中老年层存在差异，中老年层强调“认了就是亲”，社会关系应与血缘关系同等对待；年轻一代中则出现了将干亲标识为独立关系类型的倾向。

两种模式的并存表明，或可解读为壮族社会对拟制血缘关系的认知正在发生代际层面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判断基于有限的语料观察，尚需更大规模的调查数据加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语言学中关于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代际变异的研究已观察到类似现象。付义荣(2022)对闽南农村亲属称谓的调查表明，亲属称谓的变化与使用者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越是年轻人越倾向于使用简化的称谓形式，父母称谓正呈现“爸妈化”和“简单化”的特点[14]。这一发现为理解广南北部壮语干亲称谓从“与血亲同形”到“独立形式”的代际差异提供了可参照的分析框架。

4. 结语

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在不同辈分之间呈现出“纵向等级严格、横向关系简化”的总体特征。父系与母系的区分程度在不同辈分间存在明显差异：祖辈以上和父辈严格区分，己辈、子辈和孙辈则趋于统合，呈现出“中间分、两头合”的格局。我们对此格局的成因提出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即宗族制度对不同辈分层级的交际需求不同，从而导致了称谓区分程度的差异；这一假说需要结合壮族宗族制度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数据加以检验。性别标记的使用主要受交际区分需求驱动，而非单纯的性别观念表达，这一点从标记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无标记的统称形式覆盖高频交际场景，有标记的性别区分形式仅在需要精确指称时出现。性别标记的使用主要受交际区分需求驱动，而非单纯的性别观念表达，干亲称谓的代际差异则提示，拟制血缘观念可能正在经历从“整合纳入”到“独立区分”的变化，但这一判断的普遍性有待更大范围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来确认。

以上分析表明，广南北部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内部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有的维度精细区分，有的维度大量合并。这种不均衡性提示我们，称谓系统并非一个封闭的、自足的语言结构，而是在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中不断调整的动态系统。然而，要充分论证称谓系统与文化观念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仅凭语料库数据是不够的。本文的分析属于基于有限语料的初步解读，未来应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访谈数据和使用频率统计，进一步探讨称谓使用与文化观念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致　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感谢导师在选题方向、框架设计和修改完善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导师的严谨态度和耐心批注使本文得以逐步成形。感谢各位授课老师在专业学习上的教诲，为本文的写作打下了必要的知识基础，这些交流使我受益良多。文中若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评判指正。

参考文献

[1] Passmore, S. and Jordan, F. (2020) No Universals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Kinship Terminology. *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 **2**, e42. https://doi.org/10.1017/ehs.2020.41

[2] 李锦芳. 壮语汉借词的词义和语法意义变异[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1, 28(3): 115-121.

[3] 郑贻青. 靖西壮语亲属称谓探究[J]. 民族语文, 1994(6): 47-56.

[4] 滕济民, 唐七元. 南宁百济壮语亲属称谓词及语义特征分析[J]. 文化与传播, 2021, 10(6): 66-71.

[5] 农献泽, 吴尚兰. 民族文化交融视域下西林壮语亲属称谓探析[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5(6): 50-61.

[6] 吕娜. 武鸣壮语亲属称谓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7] 吕嵩崧. 壮语德靖土语亲属称谓名词与表排行语词的语序[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6): 193-200.

[8] 何霜. 从壮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看壮、泰两族的婚姻形态[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 149-154.

[9] 韦苡旭. 壮语方言亲属称谓历时比较[J]. 美与时代(下), 2013(1): 123-125.

[10] 兰媛媛. 壮、傣语亲属称谓词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研究[J]. 柳州师专学报, 2015, 30(5): 47-51.

[11] 壮语词汇数据库[EB/OL]. https://dict.ynmyw.cn/subsiteIndex/audibleList?nation=%25E5%25A3%25AE%25E6%2597%258F&pageSize=12&newsClassId=44&subsiteId=22&leixingId=262&type=0&flag=1, 2026-07-11.

[12] 夏润泽. 接触诱发的南方汉语、壮侗语亲属称谓词系统演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2.

[13] 戴庆厦. 景颇语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J]. 民族语文, 1991(1): 49-56.

[14] 付义荣. 闽南农村亲属称谓的变异与变化[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 7(4): 66-75.